艺苑风景

『网红歌曲』是怎样炼成的

肖舞

音乐界围绕“脱贫攻坚”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”这两大主题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，频频在各种新旧媒体平台与演出舞台上传播展演，可谓热闹非凡。但真正“出圈”的歌曲凤毛麟角。然而，《你莫走》《赤伶》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等自由创作的歌曲成了“网络爆款”，成了人们频频刷屏、转发的“网红歌曲”。

重大主题音乐作品与“网红歌曲”各有千秋，不分优劣，均发挥了“使人的精神爆发出火花”的社会功用，不同程度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多元的审美需求，可谓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“网红歌曲”与大众发生连接的密码或许叫“出圈路径”，即在传播过程中采用的新手段、新观念，以及作品所呈现的新风貌、新取向、新气象，特别值得关注与参考。

《你莫走》的创作演唱者山水组合介绍，2020年3月初，这首歌首次以吉他弹唱的方式在短视频平台出现，是用手机拍的小视频，却引发众多网民关注。4月29日，《你莫走》正式版全网上线，通过抖音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的翻唱作品突破百万个，同时音频也上传各大音乐网络平台……无独有偶，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最开始也是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由一流浪歌手唱出来的，还有之前的《沙漠骆驼》也是先兴于直播间，最终大面积流传于抖音、快手并弥漫在所有传播平台等。可见，一是使歌曲可视化的短视频，二是覆盖最新的网络传播平台，已经成为“网红歌曲”破圈的重器。

笔者认为，这些“网红歌曲”有这样几个特点。

第一，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，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认知能力有了质的飞跃，其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、审美能力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越来越崇尚真善美且观照现实、影响当下的作品，越来越偏爱能够透射出人性光辉且触及人的思想灵魂的“超级艺术品”。比如《你莫走》，用一句湘西地区的民间口语“你莫走”作为主题，以男、女“你莫走、我不走”一呼一应的形式结构全篇，继承了鲜明的当地民歌基因。同时，歌词“唱首歌儿把你留”“赌个咒，拉个钩，点个灯，修个屋、生个娃，养条狗”“陪你直到月亮躲山沟”等，简简单单，朴朴实实，相当的生活化与接地气，写意式地勾画出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幸福场景。

第二，敢于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，又将两者融合在一起。流行加民歌、流行加戏曲、流行加民乐……音乐形态与风格上多元化、差异化、标签化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比如《赤伶》的主歌是流行乐段，副歌是昆曲乐段，音乐风格和唱腔哗然大变，前后既形成强烈对比又相对和谐。又如《你莫走》以土家族人常用的一句口语“你莫走”的声调作为音乐的核心句，且在将本土白话融入旋律的基础上，加入流行音乐元素，整首歌旋律流畅，朗朗上口。

第三，用音乐讲故事，抒发“大我”“小我”之情，展现出新的音乐美学追求。比如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在词曲创作上“凝心聚力”讲故事，歌词写得较好，为整首歌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“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”，“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”……这首歌难能可贵的是，在“内核”上除了拥有一般流行歌曲的七分直白，还多了三分像经典歌曲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的含蓄之美，增强了歌曲的韵味，提升了歌曲的品位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一部好的作品，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、专家评价、市场检验的作品。”希望在未来的时光里，这些“网红歌曲”，经得起人民评价、专家评价、市场检验，历久弥新，赏心悦目。

《你莫走》主唱山水组合

粉墨春秋

《字圣黄自元》：一出花鼓戏，一幅风俗画

于建初

大型梅山风俗花鼓戏《字圣黄自元》，正在文艺界热络相传。好评条条，赞声一片。这个戏的导演是王建军。

王建军，自幼进益阳湘剧团和花鼓剧团翻跟斗学武生。上世纪80年代，他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。回来之时，地方戏剧正走向萧条，他只好走向歌舞厅表演江湖……春去秋来，地方戏曲忽地又暖过来！他踏上回归之路，重操导演活，再现益阳花鼓之江湖。首先小试，排小节目参加花鼓比赛，他导演的《望郎花鼓》获金奖；全省欢乐潇湘汇演，他的《兰溪山歌》获一等奖；他的《迎亲路上》，获全省特等奖。接着不断排古装花鼓戏，再接着就来导演创作剧目。一开始是小戏《字圣黄自元》；接着是大戏《红军将领张子清》《字圣黄自元》。这一次，“黄自元”又成功啦！

一个好题材

湖南安化县出了一个人物：清代大书法家黄自元。如何把一个书法人搞成一个戏剧？湖南省艺术研究院剧作家曾少祥和安化县本土学者赵建华合作，首先写成电影剧本，后来改成小戏。小戏由王建军导演，参加湖南省第六届艺术节，获得好评。接着王建军又改成大戏。

这个大戏写的是一个小趣事：安化东坪街上有一个开杂货铺的，一个打铁的，一个杀猪的，三个下里巴人却都酷爱写毛笔字，被称为“东坪街上三支笔”。三人共同敬佩的人就是黄自元。这天黄自元来到这杂货铺中，三个“粉丝”面对偶像却不知，于是就闹出点喜剧笑话来……

王建军说：这个戏主题是传统文化传承，题材抓对了，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啊！

一点小事儿

没有激烈冲突，没有曲折故事。但却有一个独特的“事”：黄自元夫妇来到这个杂货铺，就碰到了三个粉丝三支笔。误会解除，皆大欢喜。于是就请黄自元夫妇喝黑茶，大家就要求黄自元讲一讲当年在皇宫写神道碑的盛事……讲完皇宫事，在安化民谣中，黄自元夫妇挥手告别众人。

就这么点儿事。还是打破时空，是回忆中的回忆。王建军看准并抓住了这点事，把这点事的节奏、形态、轮廓给清清晰晰、有条不紊、从从容容表现出来，就像在油灯下在火塘边，王先生给众人说故事，不哗众取宠却又使人听得有兴致，能够入味。王导抓住了“事”又很巧妙地诠释了这个事。“戏剧是结构艺术”，他抓住了这个独特结构。

一幅风俗画

作为导演，王建军深知：这是在舞台上，观众需要视觉满足。拿什么东西给观众看？王建军给观众看的是——一幅风俗画。于是在舞台上就出现：梅山蛮舞、东坪景象、迎客打擂茶、回忆幼年、爷爷教孙、自元恋爱、龙塘观山、刘翁妈救人、张五郎显灵……

这个戏，不用悬念抓人。一段巧妙的歌颂，一段很独特的“排排坐呷果果”。情景再现中的皇宫写字，站在皇宫望安化。梅山蛮舞，日照梅山曲，安化呷货，安化群舞打擂茶……人生况味一段唱。黄自元教孙写字，雨中爷孙看茶山，崭新气派毛笔舞，梅山文化张五郎，梅山文化打山歌……古今穿越，现代小学生舞动毛笔向着黄自元而致敬，中国书法传娃娃……

为了营造亮点，王建军运用了戏曲的一桌两椅手法，又结合进了话剧手法。很好地使舞美和灯光是这个戏的一大亮点，令整个舞台上绽放出来一种诗情画意。

翰墨飘香

心随画开，诗自心来

——我的书画“贺岁档”

向彬

庚子岁“腊八”之日，我没有熬腊八粥，也没有煮腊八豆。那天正好是大寒之日，我专门创作了一件《双清图》，自题七绝：“熬粥煮豆启新春，腊八遗风腊味醇。更有吾家清瘦竹，大寒时节倍精神。”这幅《双清图》开启了我的诗词和书画创作的“贺岁档”。

“淡淡晴光细细风，寥寥笔墨意融融。疏疏叶影生生气，浅浅深深落落中。”这题画诗是我这个“贺岁档”中书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50余幅画作上的题款都是我新作的诗词，以诗情与画意来表现人间的无限美好。庚子岁腊月廿七日是立春之日，腊月立春是比较少见的，我特意画了一件《红梅图》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并自题七绝：“立春腊月不寻常，何况群芳夜未央。只有梅花如往岁，枝头已放蕊间香。”正月里，我创作的墨竹图中，题画诗更是内心的真切表达。“借得东风意欲何？毫端叶影舞婆娑。竹君只诺向郎愿，我比板桥痴更多。”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，其诸多竹石图可谓家喻户晓。对竹的痴迷，“我比板桥痴更多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确实是我痴心于竹的真情实感。我在正月期间创作的两件墨竹图上都题写了这样一首自作七绝诗：“题诗略异文徵仲，赏竹当如王子猷。写到毫端清瘦处，心头意足别无求。”文徵仲是明代书画大家文徵明，他诗词书画样样精绝，是吴门书派和吴门画派的领袖人物，他与沈周、唐寅和仇英被誉为画坛“明四家”，又与祝允明、唐寅和徐祯卿被称为“吴中四才子”。我研究文徵明二十多年，喜欢他诗词的清雅文秀之气，尤其是他的题画诗，别有情趣。而王子猷是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，他对竹情有独钟，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就是他留下的赏竹故事。所以，好的题画诗不仅仅是画意的诗化和画面的书画融合，更是内心情感的升华，是人文精神在画面中的折射。

除夕之日，我不仅仅做了年夜饭，更是填了两首《浪淘沙》词表达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。其中一首《浪淘沙》词的上阕这样写道：“鼠气已清空，大地春风。神州处处乐融融。更有金牛呈福祉，万象兴隆。”从除夕到正月初七，我填了六首《浪淘沙》和两首《临江仙》词。正月初一登岳麓山，见古麓山寺山门未开，有感而填《浪淘沙》词：“古寺满苍苔，远绝尘埃。观音端坐紫金台。未进山门心已静，无惑无猜。举步走将来，笔下奇才。诗书入画墨花开。怕使浮生空负我，常学常裁。”正月初二日，散步中南大学校园，见茶花和玉兰花而心花怒放，填《临江仙》一词以记：“昨日红梅三四树，东风夜送春来。山茶并与玉兰开。李桃苞欲露，柳叶小尖裁。反复园中千万遍，依然未解情怀。人生世事本难猜。且将无限景，随画作诗材。”正月初三日，天气晴朗，心情舒朗而填《浪淘沙》词以记：“新岁启春开，思绪悠哉。东风浩荡扫云台。多少难言难了事，一抹尘埃。笔下走将来，大爱情怀。诗文本是自家才。写到无人无我处，墨骨仙胎。”正月初四日，上午画兰竹，午后煮老茶，诗兴渐起而填《浪淘沙》词：“竹下赏兰开，静我心斋。无拘无束也无猜。若得诗文投志趣，信手拈来。午后倚茶台，洗尽尘埃。闲愁闲事且闲徘。世上输赢多幻相，只问天裁。”正月初五日，又填了一首《浪淘沙》词：“麓谷建书斋，小胜蓬莱。园中桂竹手亲栽。午后闲茶邀蝶影，不惹尘埃。此岁或离开，莫问何哉。诗书筑梦在心台。待到风花都唤我，老向归来。”

辛丑岁是牛年，人人都希望在牛年能够牛气冲天，而我更希望自己做一头耕田孺子的老牛，在文化艺术的沃野默默耕耘。上元日，我创作了一件《老牛青原图》表达这种寄托，自题七绝：“无怨无尤任苦辛，山田垦遍倍精神。闲来嚼草青原上，不负东家不负春。”

心随画开，诗自心来。这便是我的辛丑“贺岁档”。

影视风云

『春节档』大盘点：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

湘江

一半如海水苦涩，一半像火焰炙热。炙热的不仅有57.45亿书写“史上最牛春节档”票房新篇，还从女导演和处女作两个维度改写票房史；苦涩的是票房集中在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分别是35.65亿元和27.30亿元，探花《刺杀小说家》仅收入5.38亿元，和榜眼之间落差20多亿元，且面临巨亏的局面。此外《新封神：哪吒重生》《侍神令》和《人潮汹涌》分别报收2.9亿元、2.1亿元和1.5亿元，赔局在所难免。

推陈出新与喜新厌旧

今年春节档上演“战国七雄”，《唐人街探案3》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《刺杀小说家》《侍神令》《人潮汹涌》《新封神：哪吒重生》和《熊出没：狂野大陆》七部主打影片一拥而上，看似惨烈，其实相比2019年春节档的“八部争锋”，今年因为《紧急救援》提档逃逸，还算松快些许。2019年春节长假期间《流浪地球》《疯狂外星人》《飞驰人生》三部影片收获“10亿+”，早早奠定回收基础，就连没跟上队伍的《新喜剧之王》，最后也报收6.24亿元，唯一的赔钱货是成龙领衔的《神探蒲松龄》，1.52亿元的业绩回本无望。相比之下，今年的亏损，更加来势汹涌。

这已是连续第三个令人始料未及的春节档。原以为是《唐人街探案3》秦地独大，傲视“山东六国”，余下是第二集团军六国的混战，谁想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大年初四翻越崤山逆袭，轻取票房之冠，还要直指年度票王。这一景象，与当年《唐人街探案2》的上位颇有几分相似。有趣的是，连续三个春节档的票王类型都不重样。2018年笑到最后的是军事题材《红海行动》，2019年出位的是科幻题材《流浪地球》，今年的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有着喜剧的外壳，其实是个亲人离散的悲情故事。三年三个类型，似乎无规律可循。最大规律就是推陈出新、喜新厌旧。

“亲情牌”跑赢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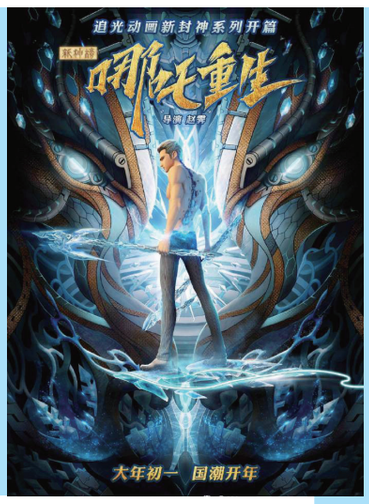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春节档迎来了题材类型最丰富的一年：既有探案喜剧系列品牌《唐人街探案3》，也有悲喜两重天的亲情剧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；既有传统魔幻色彩的《侍神令》，也有不无探索的软科幻巨制《刺杀小说家》；既有《熊出没：狂野大陆》这样稳赚不赔的老招牌，也有《人潮汹涌》这类境外版权改编和《新封神：哪吒重生》这种新锐团队国漫。按理说多种类型布排撞运，花开面也更大，结果却迎来了近年春节档赔得最惨痛的一年。最可惜的是《刺杀小说家》血肉模糊地倒在了血泊中。

这个春节档说是无情也有情，观众把各种私人情感都献给了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这个选择有其百分之百的正确性。一来它的喜剧元素符合节庆氛围，二来它的母女情感成为春节沟通两代人的桥梁。谁说春节档一定要尽情合家欢，欢喜之余，去电影里虚拟一下“女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哀伤，笑过哭过后的观众，更释然，也更懂如何去爱。

警惕“宇宙”崩塌

今年春节档后要警惕的是各种“宇宙”的崩塌。我们在《刺杀小说家》片尾，看到了所谓“宇宙”的开启。无独有偶，陈思诚也在试图凭借《唐人街探案3》的Q，释放他“探案宇宙”的信号。目前业界能称得上“电影宇宙”的，唯“漫威宇宙”，连他的宿敌开启的所谓“DC宇宙”，也只是呼哧带喘地跟跑。在《唐人街探案3》和《刺杀小说家》之前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片方打出了“封神宇宙”，但续篇《姜子牙》的反响却不尽如人意。乌尔善则在若干年前便打出真人版“封神宇宙”的旗帜，然而他的“封神三部曲”要到今夏才能接受大众检验。

“电影宇宙”看似一劳永逸，其实是深耕布局的结果，背后需要强大的资本和原创力的支持，个别“宇宙”尝试并非坏事，但一拥而上造“宇宙”，其结果只会是“宇宙”的崩塌。



艺苑杂谈

哪吒的72变与一个IP的重生

林玮

动画电影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在春节档上映，使“国漫崛起”有了新的例证。

对此，相关讨论已有不少，从工业角度分析者有之，从故事内容角度分析者亦有之。我们不再把传统视为固定不变的价值和符号系统，而是把当代人的创造性注入其中，使旧文本变得愈加丰富，也使我们对当代文化和美学的认知变得更加多元。

如果说“中国动画学派”，主要还是以民族美术的传统手法再现传统和创造孤立文本的话，那么，从《大圣归来》到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的一系列传统IP改编作品则呈现出某种商业化与社交化的“文本成域”特征，显现了一种新的文艺传播生态正在到来。

哪吒作为IP：传统的正向解说

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改编自《封神榜》和《西游记》，其中国人耳熟能详的“哪吒”形象被极大地改写——他从古代的儿童变成了“三千年后”的飞车青年。但是，哪吒IP的精神内核与叙事序列，却没有发生质的改变：他的对手依然是“龙宫”，他的性格仍然是“叛逆”，他的基本人设始终是“少年英雄”。

这种“神不变而形变”的IP改编，从《大圣归来》到《哪吒：魔童降世》《姜子牙》，以及《白蛇：缘起》，让中国的传媒文艺走出了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而常见的“戏说”或“大话”风格，为传统IP的当代延续和创新性继承开辟了一条新路。

显然，这条新路与“戏仿”“拼贴”等“后现代”老路不同。它把旧文本赋予了新的表现形态，比如哪吒传说中龙宫与陈塘关百姓之间的阶级对立，被虚拟的东海市的富人区与平民区取代；也使新的富于赛博朋克风格的都市语境，承载了旧有的个体反抗强权的叙事——这一叙事几乎是科幻小说的内核。“哪吒作为IP”很好地说明了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”，也很好地说明了“太阳底下尽是新鲜事”。

哪吒作为文本：传统的关联解说

“哪吒”如果仅是一个“IP”的“重生”，还不足以称为“新的美学样态”。以动画艺术为例，它从《哪吒闹海》（1979年）到《哪吒传奇》（2003年），再到《哪吒：魔童降世》（2019年）和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（2021年），虽然作为IP内核的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没有质的变化，但文本表达的形态（如故事内容、美术风格等）却极不相同。

《新神榜：哪吒重生》的文本在叙事上的创新非常明显。一开篇，它就营造了一个“三千年后”的新语境，喀莎、苏医生等角色都是与时俱进而添加的，那个时不时出现的“元神”更是新的人物行为模式。

新的文本还是在不断更新着它的形态，并不断与其他文本产生关联，最终形成某种“文本宇宙”——封神宇宙、三国宇宙、西游宇宙、山海经宇宙，便如此诞生。每一个“宇宙”内部，都是不同文本的相互“致敬”；不同“宇宙”之间，也可以产生关联。